

◎ 邓友梅 著

—— 中短篇小说珍藏本

Lie Hu Xing Zuo Xing Dong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猎户星座”行动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出版社

◎ 邓友梅 著

—— 中短篇小说珍藏本

Lie Hu Xing Zuo Xing Dong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猎户星座”行动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户星座”行动/邓友梅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ISBN 7—5087—0547—5

I. 猎... II. 邓...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707 号

“猎户星座”行动

著 者:邓友梅

责任编辑:牟 洁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51698 传真:(010)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640mm×940mm 1/16

印 张:22.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547—5/I·158

定 价:25.00 元

未经许可者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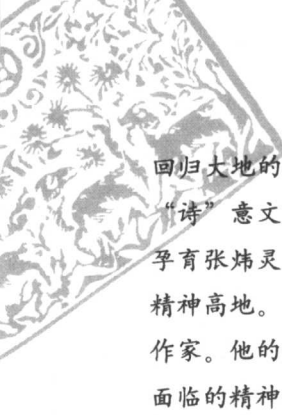
总序

王蒙

从作品的深度和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来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辑有邓友梅、从维熙、陈建功、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冯骥才、蒋子龙的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以其文本的力量震撼着我的并不陌生的阅读。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我坚信，这套书是能在读者内心留下深深“记忆”的。这十位大作家文本风格虽迥异，但源于生命历程的创作激情却是相同的。我熟悉并尊重这种激情，它是良知，是责任，更是心灵寻找自己伙伴的一种热爱。

这十位作家造就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回顾这些，令人感到一种鼓舞。

邓友梅和从维熙是我的老友、老伙计，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苦难和辉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的京味创作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写新四军的作品和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充满真情和灵气。从维熙则以苦难成就的一系列反映劳改生活的经典作品《远去的白帆》、《风泪眼》等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我看到刚刚兼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辑来的这本中篇小说集《谈天说地》，里面收入了被评论家们誉为“努力以文体的创新将富有深度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的传统京味小说架构出现代品格”的《放生》、《找乐》、《前科》等作品。湖南籍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80年代以《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领衔主演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寻根运动”，小说集《暗香》收入了其带有浓厚楚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作为当代文坛西北劲风的领头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厚积薄发以知天命的厚重感成就了白鹿原上的一个文学传奇；而后者以其细腻、传神的人物描写，携自然、诡异的灵光之睿，描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是公认的当代文坛奇才。张炜、尤凤伟是山东作家的佼佼者。因《古船》、《柏慧》、《九月寓言》等著名长篇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张炜，一直在努力做着



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他辑来的这本小说集依然延系着他那堪称经典的“诗”意文本风格。旅居胶东半岛，融入野地，那里的秋天和葡萄园是孕育张炜灵感和激情的温床，也是他自我坚守和磨砺言语方式和行为的精神高地。与张炜的浪漫与细致不同，尤凤伟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忽略人物的外部特征，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困境压迫下面临的精神危机。他以简洁、犀利的“刀削雪峰”似的干练语势，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我生命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存》等。天津的两位才子冯骥才和蒋子龙，也是我关注并喜爱的作家。冯骥才的代表作《三寸金莲》、《神鞭》、《泥人张》、《高女人和矮丈夫》、《炮打双灯》等等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对当代文坛的贡献。近年来，大冯除了文学创作也致力于绘画，他的书画作品已达到相当深的造诣。他还开展民俗研究和保护名城的工作，并受聘于天津大学创设了北洋书院暨冯骥才文学研究院，荟萃国内外众多艺文画界名家施教助学，为天大创造着一流的人文环境，表现了这个集书、画、文于一身的文坛奇才的大抱负大胸怀，我祝贺他！天津的另一位才子蒋子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对工业题材的突破。他创造的“乔厂长模式”将一种开拓精神体现在他气势雄洋、刚健豪放的艺术风格上，他的作品如他的人品，一身浩然、阳刚之气。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浸透20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开创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新局面，带来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勃兴。

最后，我以张炜的一段散文诗与读者朋友一起期待这十位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之路上继续辉煌，也因着中国社会出版社牟洁女士的嘱托互勉。

我的飞翔着滑动着的渴望，无数次将我蛊惑。我甚至幻想变成一只鸟，最好是一只鹰，在不为人知的午夜，翱翔于空中。我以我的高度和自由，去获得一种骄傲。

是为序。

序

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到今年恰好五十五周年。若减去因1957年那场误会停笔的22年，写作时间只有28年。若再减去1985年到1998年在作协上班时间，能够专心从事写作的时间大约只有十年左右。因为才能不高，干劲不足，如今翻看这十多年的业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令我惭愧。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

我因为只有小学四年的学历，初学写作时没读过也读不懂太深的文学理论，其作品题材只能源于亲身的生活感受。建国后进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才打下点文学理论和写作技能的基础，开始有意地观察生活、分析生活以抓取素材。因此我的小说基本是有三大类：

一是从取材于亲身经历的，以“据点”、“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别了，濑户内海”等写战争题材和战时生活的作品；

二是以“在悬崖上”、“荒寺”现实题材的作品；

三是以“烟壶”、“那五”为代表的，追求艺术风格，表现“京风民俗”的小说。

这三种哪一种都没取得较高的成绩。相比之下，大概民俗小说还较为可读。因为这时我已年近半百，也积累了一点写作经验，写作得比较轻松自由了。

若问我自己写小说最高要求是什么？说来只有四字“有趣有益”，读来有趣，读者才会买，买来才会看。而“有益于世道人心”则是中国文人道德传统，是文学作者必有的社会责任感。

邓友梅



目录

序

那五 ——1

烟壶 ——40

陋巷旧闻——125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142

据点——228

“猎户星座”行动——281

那 五

—

“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福大爷刚7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没等到他到挎刀的年纪，就把大清朝推翻了。

福大爷有产业时，门上不缺清客相公。所以他会玩鸽子，能走马。洋玩意能捅台球，还会糊风筝。最上心的是唱京戏，拍昆曲。给涛贝勒配过戏，跟溥侗合作过“珠帘寨”。有名的琴师胡大头是他家常客。他不光给福大爷说戏、吊嗓，还有义务给他喊好。因为吊嗓时座上无人，不喊好透着冷清。常常是大头拉个过门，福大爷刚唱一句“太保儿推杯换大斗”，他就赶紧放下弓子，拍一下巴掌喊：“好！”喊完赶紧再拾起弓子往下拉。碰巧福大爷头一天睡的不够，嗓子发干，听他喊完好也有起疑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这一句不怎么样哪？”

“嗯，味儿是差点，你先引引场！”大头继续往下拉，毫不气馁。

福大奶奶去世早，福大爷声明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不再续弦，弦是没续，但今天给京剧坤伶买行头，明天为唱大鼓的姑娘赎身。他那后花园子的五间暖阁从没断过堂客。大爷事情这么忙，自然顾不上照顾孩子。

那五也用不着当老子的照顾。他有自己的一群伙伴。三贝子、二额驸、索中堂的少爷、袁官保的嫡孙。年纪相仿，门第相当。你夸我家的厨子好，我称你府上的裁缝强。斗鸡走狗，听戏看花。还



有比他们老子胜一筹的，是学会些摩登派的新奇玩意儿。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饮茶泡招待。他们从不知道钱有什么可珍贵的：手紧了管他铜的瓷的、是书是画，从后楼上拿俩锦匣悄悄交给清客相公，就又支应个十天半月，直到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五少爷把古董像猫儿叼食似的叼净。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从剩下的号房里轰出来，这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

福大爷一口气上不来，西方接引了，留下那五成了舍哥儿。

二

那五的爷爷晚年收房一个丫头，名唤紫云。比福大爷还小个八九岁。老太爷临去世，叮嘱福大爷关照她些。福大爷并不是小气。把原来马号一个小院分给紫云，叫她另立门户，声明从此断绝来往。

紫云是庄子上佃户出身，勤俭惯了的，把这房守住了，招了一户房客。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敢找没根底的户搭邻居，宁可少收房钱，租与一家老中医。这中医姓过，只有老俩口，没有儿女。老太太是个痼病底儿，树叶一落就马上趴在床上下不了地。紫云看着大夫又要看病，又要伺候老伴，盆朝天碗朝地，家也不像个家，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为病人煎汤熬药、洗干涮净的细活全揽了过来。过老太太开头只是说些感激话，心想等自己能下地时再慢慢补付。哪知这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老太太有天就拉着紫云的手说：“你寡妇当家的也不容易，天天伺候我我不落忍。咱们亲姐妹明算账。打下月起咱这房钱再涨几块钱吧！我不敢说是给您工钱，有钱买不来这份情。”紫云一听眼圈红了。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说：“老嫂子，我一个人好混，不在乎几块钱上。那边老太爷从收了我，没几年就走了。除去他，我这辈子没叫人疼过。想疼疼别人，也没人叫我疼。说真格的，我给您端个汤倒个水，自己反觉着比光疼自己活得

有精神。您叫我伺候着，就是疼了我了。这比给我钱强！”

又过了两年，老太太觉得自己灯碗要干。就把过大夫支出去，把紫云叫到床边，挣扎着依在床上要给紫云磕头。紫云吓得忙扶住她说：“您这不是净意儿的折我的寿吗？”过老太太说：“我有话对你说，先行个大礼！”紫云说：“咱姐俩谁跟谁呢？”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和过大夫总角夫妻，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眼看自己不行了，一想起丢下老头一个人就揪心。这人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除去会看病，连钉个纽扣也钉不上。她看了多少年，没见紫云这么心慈面软的好人，要是能把老头交给她，她在九泉下也为紫云念佛。紫云回答说：“老姐姐，您不就是放心不下过大夫吗？您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以后有您在，没有您在，我都把过大夫这个差事当正事办。您要还不放心，咱挑个日子，摆上一桌酒，请来左邻右舍，再带上派出所警察，我当众给过家的祖先磕个头，认过大夫当干哥哥！”

过老太太听了，对紫云又感激又有点遗憾。和过大夫一商量，过大夫却是对紫云钦敬不已。紫云借过端午的机会，挎了一篮子粽子去看福大爷，委婉地说了一下认干亲的打算，探探福大爷的口气。福大爷说：“从老太爷去世，你跟那家没关系了。别说认干亲，你就嫁人我们也不过问。”紫云擦着泪说：“大爷虽然开通，我可不敢忘了太爷的恩典。”

六月初一摆酒认干亲，紫云不记得自己父母姓什么，多少年来在户口上只写“那氏”二字。席间她又塞给警察一个红包，请他在“那”字之下加个“过”字，正式写成过大夫的胞妹。

过老太太言而有信，这事办完不久就驾鹤西逝了。紫云正式把家管了起来。人们为此对她另眼相看，称呼她云奶奶。

三

听说那五落魄，云奶奶跟哥哥商量，要把他接来同住。她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让街坊邻居指咱脊梁骨，说咱不仗义。”过





大夫对这老妹妹的主张，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就到处打听那五的行止，后来总算在打磨厂一家客店找到了他。过大夫说明来意。本以为那五会感激涕零的，谁知那五反把笑容收了，直曝牙花子。

“到您那儿住倒是行，可怎么个称呼法儿呢？我们家不兴管姨太太称呼奶奶！”

过大夫气得脸色都变了，恨不能伸手抽他几个嘴巴。甩袖走了出来。回到家不好如实说，只讲那五现在混得还可以，不愿意来，不必勉强吧！

云奶奶不死心，再三追问，过大夫无法，就如实告诉了她那五的原话。云奶奶叹口气说：“他们金枝玉叶的，就是臭规矩！他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咱们又不冲他，不是冲他的祖宗吗？他既混得还体面，不来就罢了。”

谁知过了几天，那五自己找上门来了。进门又是请安，又是问好，也随邻居称呼“云奶奶”，叫过大夫“老伯”。尽管辈分不对，云奶奶还是喜欢得坐不住站不住。云奶奶问他：“我怕你在外边没人照顾，叫你搬来你怎么不来？”那五说：“说出来臊死人，我跟人合伙做买卖，把衣裳全当了作本钱，本想货出了手，手下富裕点，买点什么拿着来看您，谁想这笔买卖赔了……”

云奶奶说：“自己一家人，讲这虚礼干什么？来了就好。外边不方便，你就搬来住吧。”

那五难道是个会做买卖的人么？

买卖是做了一次，但没成交。天津有个德国人，在中国刮了点钱，临回国想买点瓷器带走。到北京几处古玩店看了看，没有中意的。那五到古玩店卖东西，碰上他在看货，就在门外等着。等外国人出来，就上去搭讪，说自己是内务大臣家的少爷，倒有几宗瓷器想出手，可以约个时间看看。外国人要到他府上拜访，他说这事要瞒着家里进行，只能在外边交易。约定三天后在西河沿一家客店见面。那五并没瓷器。但他知道索家老七从家中偷出一套“古月轩”来，藏在连升客栈。索七想卖，又怕家里知道不饶他。那五就找索七说，现在有个好买主，买完就运出中国，不会暴露，又能出大



价。你出面怕引起府上注意，我担这个卖主名义好了。事情成了，我按成三破四取佣金，多一个大子儿不要。你得先借我几十块赎赎当，替我在这客栈包一间房，要不够派头，外国人就不出价儿。索七至少比那五还窝囊，完全依计照办。过大夫来找那五时，那五刚搬进客店，还在做发财梦，当然毫不热心。

索七嘴不严，这事叫廊房头条的博古堂古玩店知道了。博古堂掌柜马齐早知道索七偷出这套东西来，一直想弄到手，谈了几次都因为要价高没成交。可是东西看到过，真正的“古月轩”，跟他所收藏的几个小碗是一个窑。恰好德国人来他店中看货，他就悄悄吩咐大伙计，把几个“古月轩”的小碗摆到客厅茶几上。外国人看完货，他让到客厅去休息。假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提起茶壶就往那“古月轩”碗里倒茶，并捧给德国人。德国人接过茶碗一看，连口称赞，奇怪地说：“你们柜上摆的瓷器都并不好，怎么平常用的茶具反倒十分精美？”

马齐一听，哈哈大笑，说：“你要喜欢，卖给你，比你认为不好的任何一种都便宜，连那一半钱也不值！”

德国人说：“你开玩笑？”

马齐说：“完全实话。”

德国人问：“为什么？”

马齐说：“这是假的。你看不中意的那些是古瓷，这是当今仿制品！买瓷器不能光看外表！要听声，摸底儿，看胎！”他说着从前柜拿来一件瓷器，一边比较一边讲，把个外国人说得迷迷糊糊。最后他把没倒茶的两个碗叫学徒用棉纸包了，放到德国人跟前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对不值钱的假货送你作纪念！”

那德国人把这碗拿回去，反复地看。没两天就把“假瓷”的特征全记在心里了。等他去客栈拜访那五时，那五一打开箱盖他就笑了起来。这不和博古堂送他的假货一模一样吗？但他却出于礼貌并不说破。问了一下价钱，贵得出奇。再看那五住的这么寒酸，也不像个贵胄子弟，连说“NO，NO”，起身走了。他很感激博古堂的掌柜教给他知识，到那儿把柜台上摆的假瓷器当真货如数买走，高





高兴兴回德国了。

买卖不成，索七怪那五做派不像，闹着叫他还赎当的钱，也不肯付房间费。那五把赎出来的衣服又送回当铺，这才投奔云奶奶来。

过了不久，马齐终于由人说合，只花了卖假瓷器的一半钱，把索七的真货弄到了手。等索家发觉来追查时，他早以几倍的高价卖给天津出口商蔡家了。

四

云奶奶是自谦自卑惯了的，那五肯来同住，认为挺给自己争脸，就拿他当凤凰蛋捧着。那五虽说在外边已混得没了体面，在这姨奶奶面前可还放不下主子身份。嘴里虽称呼“云奶奶”，那口气态度可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来夹烧饼吃。云奶奶用体己钱把衣裳给他赎出来之后，他又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换一回叫云奶奶洗一回，洗一回还要烫一回。稍有点不平整，就皱着眉头说：“像牛嘴里嚼过似的，叫人怎么穿哪？”云奶奶请来这位祖宗，从早到晚手脚再没有得闲的时候了。

过大夫仍住在南屋。那五来后，他尽量的少见他少理他，还是忍不住气。有天就借着说闲话儿的空儿对那五说：“少爷，我们是土埋半截的人，怎么凑合都行，可您还年轻哪。总得想个谋生之路。铁杆庄稼那是倒定了，扶不起来了。总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别看医者小技，总还能换口棒子面吃。您要肯放下架子，就跟我学医吧。平常过日子，也就别那么讲究了。”那五说：“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有没有简便点儿的？比如偏方啊，念咒啊！要有这个我倒可以学学。”过先生说：“念咒我不会。偏方倒有一些，你想学治哪一类病的呢？”那五说：“我想学打胎。有的大宅门小姐，有了私情怕出丑，打一回胎就给个百儿八十的！”

过先生一听，差点儿背过气去！从此不再理他——那年头不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医生把打胎看做有损阴德的犯罪行为！

五

那五在云奶奶家住了不到一个月。虽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耐不住这寂寞，受不了这贫寒。好在衣服赎出来了，就东投亲西访友想找个事由混混。也该当走运。他随着索七去捧角儿，认识了《紫罗兰画报》的主笔马森。马森见那五对梨园界很熟，又会摆弄照相机，就请那五来当《紫罗兰画报》的记者。

这《紫罗兰画报》专登坤伶动态、后台新闻、武侠言情、奇谈怪论。社址设在煤市街一家小店里。总共两个人。除去马森，还有个副主笔陶芝。这两人两个做派。马森是西装革履，陶芝是蓝布大褂。马森一天刮两次脸，三天吹一次风。陶芝头发披到耳后，满脸胡子拉碴。这办公室屋内只有两张小桌、三把椅子。报纸、杂志全堆在地下。那五上任这天，两位主笔请他到门框胡同吃了顿爆肚，同时就讲明了规矩：他这记者既不拿薪金也没有车马费，稿费也有限。可是发他一个记者证章，他可以凭这证章四处活动，自己去找饭辙。



那五

那五一听，这不是涮人吗？但已答应了，也不好拒绝，决定试试看。他干了两个月，结识了几个同行，才知道这里大有门道。写捧角儿的文章不仅角儿要给钱，捧家儿也给钱。平常多溜溜腿儿，发现牛角坑有空房，丰泽园卖时新菜，就可以编一篇“牛角坑空房闹鬼”的新闻，“丰泽园菜中有蛆”的来信，拿去请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掌柜过目。说是这稿子投来几天了，我们压下没有登。都是朋友，不能不先送个信儿，看看官了好还是私了好！买卖人怕惹事，房东怕房子没人敢租，都会花钱把稿子买下来。那五很得意，觉着又交上一步好运。

《紫罗兰画报》连载着言情小说《小家碧玉》，作者是正在发红的“醉寝斋主”。不知为什么，发到第十六回，斋主不送稿子来了。



正好那五在报社，陶芝委托他去拜访醉寝斋主，带去稿费，索取下文。告诉那五这“醉寝斋”在莲花河后身十号。

六

这莲花河在石头胡同背后，一条窄巷，有三五户民宅。十号是个砖砌的古式二层楼，当中一个天井，院角有一条一踩乱晃、仅容一个人走动的楼梯。一转遭儿上下各有几间房子，家家房门口都摆着煤球炉子、水缸、土簸箕。那五正在院子观望，从楼梯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烫着发、描着眉、穿一件半短袖花丝绢旗袍、软缎绣花鞋的女人；一个是穿灰布裤褂、双脸洒鞋，戴一顶面斗帽的中年男人。这两人一见那五，交换一下眼色就站住了。男人问：“先生，您找谁？”

那五说：“有个编小说的……”

“嗯！”男人用嘴朝楼梯下面一努，有点扫兴地冲女人一甩头，两人走了。那五弯腰绕到楼梯下，才看见有个挂着竹帘的小房。门口用白梨木刻了个横额“醉寝斋”。

这房里外两间。里间什么样，因为太黑，看不清楚。外间屋放着一张和这房子极不相称的铁梨木镶螺钿的书桌。两把第一监狱出产的白木茬椅子和一把躺椅。书桌上书报、稿纸、烟盒、烟缸、砚台、笔筒堆得严严实实。随着脚步声，从黑间屋门口钻出一个又瘦又高、灰白面孔、留着八字胡的人来：“您找谁？”

“醉寝斋主先生住这儿？”

“就是不才，请坐，您从哪儿来？”

“报社，主笔叫我取稿子来了。”

“噢，坐，坐，这两天应酬太多，忙懵了，把您这个碴忘了！”

“哎哟，就等您的稿子出版呐！”

“甭忙，您坐一会，现写也来得及，上一段写到哪儿啦？”

“啊？”那五并没看这几版小说，红了脸。斋主一笑说道，“没



关系，您不记得不要紧，我这儿有账！”

他坐到书桌前，从纸堆中拉出个蓝色的流水账本，翻了几页问：“在您那儿登的是《燕双飞》吧？”

那五说：“不，我们是《紫罗兰画报》，登的是《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斋主把账本掀到底，扔到一边，又拉过一本账来，翻了翻说：“啊呀，这《小家碧玉》上哪儿去了呢？噢，有了！”他又扔下这本账，从抽屉里找出本毛边纸订的一厚册稿子，找到用金枪牌香烟盒隔着的一页，笑道：“您好运气，不用现写，抄一段就完了。”马上铺下一张格纸，拿起毛笔，刷刷刷抄了起来。那五临来受了指教，便把一张一元钱的票子捏在手中，转眼斋主把稿子抄好，叠起来放进信封，那五便把那一元票子放在了桌上。斋主看了一眼钞票，却不动它。回身冲里屋喊道：“来客人了，快沏茶呀！”

屋里走出个 50 来岁的妇女，圆脸，元宝头，向那五蹲了蹲身说：“早来了您哪，请坐您哪！这浅屋子破房的招您笑话。”就提起一把壶，伸手从桌上抄起那一元钱说：“我打水去。”

那五问道：“我看外边的小报上，全在登您的小说，你同时写几部呀？”

“八九部！”

“全写好了放在那儿？”

“不，写一段登一段，登一段吃一段。”

“刚才我看这《小家碧玉》不是全本都写好了吗？”

“那是二手活。”

“什么是二手活？”

斋主告诉他，有人写了小说，可是没名气，登不出去。也有人写来消遣，却不愿要这名气。还有人写好了稿子，急着用钱，等不及一段段零登，他们就把稿子卖了。斋主买下来，整趸零售，能赚几分利！

那五奇怪地说：“照这么说，只要有钱买稿，自己不动手也能出名喽？”





斋主说：“当然，这事古已有之。明朝有个王爷，一辈子刻了多少部戏曲，没一个字是他写的！”

那五听了，眉开眼笑。拿真话当假话说：“明儿一高兴我也买两部稿子，过过当名人的瘾。”

斋主正色说：“像您这吃报行饭的，没点名气到哪儿都矮一头，玩不转，应该想办法创出牌子来。再说买来稿子您总得看，不光看还要抄。熟能生巧，没有三天力巴，慢慢自己也就写了。写小说这玩意是层纸窗户，一捅就破。”

说来说去，斋主把一部才买到手的武侠小说《鲤鱼镖》卖给了那五，要价一百大洋。那五正拿着甘子千造的假画要去当，这下就更鼓起了兴头。等他分到三百元当价后，从便宜坊出来就直接来到“醉寝斋”对斋主说：“钱我是带来了，得先看看货啊？”

斋主说：“您又老斗了不是？买稿子这玩意不能像买黄瓜，反过来掉过去看，再掐一口尝尝。您把内容看在肚子里，放下不买，回头照这意思又编出一本来我怎么办？隔山买老牛，全凭的是信用。”

那五把钱在手里掂了又掂，拿不定主意。斋主一拍桌子说：“罢了，我交你这个朋友！”回身进里屋，从床下找出个破鞋盒子，在那里边掏出一本红格纸的稿本，拿到门外拍打拍打尘土，交给那五说：“你先看看回目吧！”

那五看看回目，倒也火炽热闹。可掂掂分量，看看厚薄说：“这哪能分一百段登啊？我一百块钱买下来，登30段完了……”

斋主说：“说您年轻不是？名利是一回事，可不能一块来。您不是先求名吗？这稿子写得好，保您一鸣惊人，出名以后再图利！”

那五把钱交了出去，夹着稿子出来，自己没顾上看就交给编辑部，请求逐段发表。马森收下，一放个把月，没有回音。他每次问，马森都说：“还没看完，我看还不错。”可就不提发表的事。那五向陶芝打听消息，陶芝笑道：

“那人卖给你稿子，就没告诉你登稿子的规矩？”

那五问：“我看咱们登醉寝斋主的稿子也没有什么规矩呀，不

